

冤 獄 忠 魂

追思李鴻將軍

● 楊萬良

指揮卓越建立奇功

李鴻將軍不幸於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在屏東省立醫院逝世，享年八十有六。

李鴻字健飛，湖南湘陰人，民國前九年（一九〇三）十一月十七日生，早年參加革命行列，入黃埔軍校（今陸軍官校前身）第五期受訓，以極優異之成績畢業。抗戰期間，李鴻在遠征軍緬甸仁安羌大捷中，是最重大的戰將。那時他率領的一四團隸屬孫立人將軍的新三十八師，是戰鬥力最强的一個步兵團。

遠征軍在印緬戰場建立赫赫戰功，是中國現代史最輝煌的一页，講到遠征軍，自然要聯想到新一軍新三十八師。遠征軍初入緬甸時，孫立人任新三十八師師長，李鴻任團長，其後仁安羌大捷、印度練兵，反攻緬甸，節節勝利，孫立人以戰功升任新一軍軍長，李鴻團長也以戰功接任新三十八師師長。

新一軍成立之初，轄新三十師師長唐守治、忠新三十八師師長李鴻。論戰力，兩個師在伯仲之間，論指揮，李鴻却有卓越獨到之處，他承襲了

孫立人將軍的衣鉢，用兵神速，在各次戰役中，使用大迂迴包圍戰術，經常派出一個營，甚至一個團，在崇山峻嶺中秘密前進，時間長達十天八天，繞到敵人後方，切斷敵人補給路線，將敵人圍困後，徹底殲滅。這種戰術屢行不爽，建立奇功。李鴻指揮作戰有一個信念，就是盡量減少傷亡，達成任務。他不主張硬拼，反對組成「敢死隊」的戰鬥體。他專門找敵人的弱點，出敵不意，實施突擊，使敵人措手不及，如偷渡南高江，瑞麗江等的戰法，最是爲人稱道。

由於李鴻的卓越指揮，把日本精銳的十八師團、三十三師團等頑寇一擊滅，因而聲名大噪，蜚聲中外，西方軍事家譽之爲「東方的蒙哥馬利」。

李鴻率領新三十八師，攻克八莫之後，英軍東南亞總司令蒙巴頓將軍，來到八莫視察，對他的戰功稱讚不已，特將八莫環城馬路改爲「健飛路」，從莫馬克到八莫的一條柏油路命名爲「立人路」，這是中國人在外國擁有以人爲名的道路，值得國人驕傲。

李鴻以赫赫戰功奉國民政府頒授寶鼎、雲麾勳章，論指揮，李鴻却有卓越獨到之處，他承襲了

、忠勤等勳章多座，英皇頒給金十字勳章，美國政府頒贈銀星勳章、懋功及勝利勳章各一座。

民國三十三年底，新一軍在緬北節節勝利，各師團交替追擊，分別克南坎，收貴街，下新維，於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在芒友與滇西國軍會師，這是抗戰期中最重要的一個紀念日，遠征軍和滇西國軍在一起慶祝勝利，星光閃閃，中外將領雲集，當天擔任大會指揮官的就是李鴻。會師典禮完畢，接着舉行中印公路（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命名爲史迪威公路）通車典禮，國內迫切需要的戰略物資，源源輸入。國軍久盼的武器彈藥，適時得到補給，於是大舉反攻擊潰敵人得到最後勝利。

受降之日益見風光

戰已艱寒，不能正面抵抗，只好且戰且退，企圖保全實力。不久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，南支派遣軍幸得保全性命。

日本投降，李鴻率部急趨廣州，解除日軍武裝，將戰俘集中看管在珠江之南名叫河南的地方。九月十六日，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張發奎在廣州主持受降典禮，李鴻師長派該師一二三團少校營長鍾山引導田中久一到中山紀念堂，簽字投降。參加儀式的軍政首長有：羅卓英、陳策、孫立人、石覺、顧漢簪、李鴻等，筆者當時是青年軍，在軍部特二連當班長，奉命擔任警衛，有幸目睹這一偉大場面，深感榮幸。

國民政府擬議派新一軍去日本擔任佔領軍，上級已派人來講解日本的國情，因東北軍情緊急，政府改派新一軍由九龍乘美國登陸艇，開赴關外，在秦皇島登陸沿北寧鐵路向瀋陽推進，收復鐵嶺、開源等重鎮。到達四平街外圍時，戰事呈膠着狀態，這並非四平街攻不下，乃是顧慮到林彪盤據四平街，藉民房作掩護，修築堅強防禦工事，如若猛烈進攻，無辜民衆必受重大傷害，於心不忍。再說東北淪陷日本十四年，同胞期望國軍解救他們，不願因內戰損傷人民財產。國軍基於這種悲天憫人的心理因素，才在四平街外圍打停停，僵持了將近一個月。

那時，孫立人將軍應文森豪之邀，訪問歐洲戰場，指揮作戰由副軍長賈幼慧負責，指揮部設在距四平街二十五華里之芒牛哨，賈幼慧每天去前方督戰，特二連派一個排，跟隨保護。筆者有幸，隨行多次，在前線見到李鴻、潘裕昆兩師

長。

李鴻師長給人的印象是溫文儒雅，忠厚老成

，當年軍中流傳一個故事說：有一天潘裕昆打電

話問李鴻：

「李鴻，你看副軍長的指揮能力如何？」
「不錯呀！」李鴻說：「他每天冒險到前線來觀察，面授機宜，是很了不起的呀！」

「哼！我看他貌不驚人。」潘裕昆輕視地說：「看不出他有什麼指揮才能，我才不理他這一套哩！」

「不可開玩笑啊！裕昆，這是戰地，不聽指揮將是一個什麼樣的後果，你是知道的，老弟！」

我勸你千萬不能有這種想法！」

經過李鴻一番規勸，潘裕昆往後在各戰場，乖乖地服從指揮，由此可知李鴻宅心忠厚，服從長官的天性。

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底，孫立人自歐洲戰場訪問歸來，親自指揮作戰，在不傷及民房之原則下

，加緊對四平街攻擊，士氣大振，三天就攻入四平街；林彪向北逃竄，新三十八師和五十師分作左右兩翼，追奔逐北，迅速收復長春，新三十八師直奔永吉（吉林省會），五十師收復德惠，兩師陳兵松花江畔，正準備渡河進攻，停戰命令下來了，只好讓林彪安全向北撤退。一道停戰命令，使林彪坐大，導致整個大陸戰局的失敗，令人歎惜。

率軍逐北彈盡援絕

民國三十六年底，李鴻將軍因戰功獲政府頒贈寶鼎及雲麾勳章各一座，擴編三十八師為新七軍，晉升李鴻為軍長。

民國三十七年，東北局勢急劇惡化，新七軍和六十軍自吉林前線撤守長春，以兩個軍的兵力守衛六十萬人口的城市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只是長春的補給線，全被切斷，全靠空投，空運能力有限，六十萬軍民的糧食無法投足，飛機為了躲避敵軍高砲擊中，採取高空空投，所投糧彈一半落入敵軍陣地，糧食投下時，多為餓餓的市民瓜分，軍方所得太少，沒有飯吃，餓着肚子，無法作戰。

長春被圍十個月，軍民缺食，吃樹皮草根，柏油路上的瀝青都挖起來當柴燒，已到了人吃人肉的地步，情況十分悲慘。

長春每天餓死的人不少，沒有棺材殯葬，只好草草掩埋，第二天察看，屍體不見，顯然被人挖去煮來吃了。長春有條紅熙街，市民從此街逃出，共軍阻止，不准通過，國軍又不准退回，很多人餓死在紅熙街上，天黑，我連一位邵姓特務長親見不肖商人把屍體拖回來，油炸出售。有一天，邵姓特務長和同事經過一小吃店，看到油炸肉丸，買了來吃，覺得味道不錯，他們伸頭往廚房探望時，駭然發現兩隻人腿擺在桌子底下，原來他們所吃的肉丸竟是人肉……。

由於糧彈缺乏，六十軍忍受不下去了，軍長曾澤生率部投共，新七軍頓成孤軍，但李鴻仍訓勉部屬，堅守下去，等待中央的援助。長春指揮官鄭洞國和李鴻私交甚篤，他們兩人的指揮所設在中央銀行地下室，兩人面對絕境，無計可施。

中
外
雜
誌
幹部相擁而泣。

囚廿五年含恨而終

不久，李鴻病了，鄭洞國看大勢已去，召集營長級幹部散去後，鄭洞國詢問臥病在床的李鴻作何打算，李鴻說：

「等我病稍好之後，我將逃去臺灣，投靠政府！」

「××的個性你是知道的，」鄭洞國勸李鴻說：「如果你要去，可能是自尋死路！」

兩人默然，相擁作生死哭別。

不久，李鴻逃回湖南家鄉，中共進行統戰，許以省長的高位，李鴻不為所動，民國三十九年毅然率舊部逃到臺灣，投靠他擁護的政府。孫立人將軍曾領他晉見最高當局蔣介石總統，蔣總統當面對李鴻說：「你來了很好，目前陸軍官校校長和即將成立的成功軍軍長，兩個職務，由你選擇。」李鴻滿心歡喜，回到屏東，家人都慶幸他逃到臺灣的明智決定。過了幾天，他突然接到參謀總長的電話，要他立刻到臺北，有事相告。他滿懷希望到臺北，會見了電召他的人，不料當場被情治人員拘捕扣押，打入黑牢，罪名是奉中共指派來臺策反孫立人，李鴻堅不承認，民國五十七年，被以棄守長春罪名提起公訴，後被判處無期徒刑，民國六十四年，因大赦減刑被釋出獄，自三十九年至六十四年，被囚禁獄中二十五年，悠悠歲月，在痛苦無告中度過。

冤 獄 魂

大陸最後戡亂戰役，兵敗如山倒，棄職逃來歸，其結果是如此悽慘，怪只怪李鴻的愚忠，不聽鄭洞國的規勸，落得如此下場，又怨得誰呢！

與李鴻同時被捕下獄的還有繼他擔任師長的陳鳴人和副師長彭克立，團長曾長雲及副團長胡道生等十餘人，如果說他們有罪，他們的罪名除了所謂棄守長春之外，就是「是孫立人的部屬！」

九三出殯老兵傷心

李鴻的喪禮是民國七十七年九月三日在屏東殯儀館舉行，這天正是軍人節，以軍人節日來為李鴻舉哀，意義頗不平常。那天「老兵行動聯盟」特別派出數十位代表，手執旗幟，搭乘專車，遠自臺北來參加喪禮，他們不認識李鴻，只是在報上看到他遭受冤獄，含恨以終；因而前來參加悼念忠貞之士。

治喪會主任委員孫立人輓聯云：「六十年親似弟兄，善訓善戰。奈豎子預定陰謀，削我股肱，誣陷詔獄；常勝軍縱橫南北，能守能攻，那期上將平庸，犧牲勁旅，願統統未遭蒙蔽，還君清白，洗盡沉冤。」

老兵行動聯盟由姜思章先生率領，致送了一幅輓聯，聯曰：

馳騁北非，擊敗德軍沙漠之孤隆美爾，西方是蒙哥馬利，後論功，官拜參謀總長，人間、天理。

遠征印緬，痛殲日寇十八師團田中新，東方爲李大將軍，竟遭陷，而含冤楚囚，世道，人心。

政府首長致送輓聯輓悼者計有：

國防部長鄭元——懋績長昭。

國安會秘書長蔣緯國——勳光炳耀。

參謀總長郝柏村——功績永昭。

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——勳業長昭。

其他如輔委會，陸總部，組工會，屏東縣市

政府，黨團憲警以及各學校及人民團體均有輓聯，掛滿整個殯儀館，參加公祭的單位有十六個之多，人數在三百人以上，真個其生也哀，其死也榮。

筆者不才，翻閱歷史，有以下的粗淺認識：

一、各朝各代，免不了都有冤獄，冤獄的對象就是功高震主的名臣名將。

二、各朝各代，都有骨頭挺硬，不畏權勢的讀書人，他們基於良知，要爲蒙冤的名臣名將著書立傳，爲歷史做見證，讓歷史替蒙冤者洗刷清白。更使奸臣得到應有的懲罰。

約」案，有一則消息報導說，宋子文院長嘗年拒絕在條約上簽字，他說：「這是賣國條約，我如果簽了字，將來我變成歷史的罪人，子子孫孫永遠抬不起頭來！」

在滾滾的歷史洪流中，權力何等誘人，爲了爭權奪利，不惜犧牲別人，成全自己，但，歷史的裁判是無情的，是公正的，當你自覺勝利時，是否也會想到將來在歷史上的責任呢！